

目 录

编者说明

- 远在北京的家 陈晓卿 禹成明(1)
- 最后的山神 孙曾田(33)
- 金秋时节 高峰(43)
- 8·31 扫毒纪实
.....公安部 云南省公安厅 中央台《社会经纬》组(55)
- 潜伏行动 冷冶夫(61)
- 中国奥运之光 马国力 王嘉玲(69)
- 和平备忘录..... 李茂林(105)
- 伶仃小岛..... 秦明新(125)
- 逛胡同(一)..... 李福成 解如光(133)
- 早早醒来的边陲..... 张茂西 李国强(139)
- 3:30 起爆 翟树杰(143)
- 班长刘森林..... 戴英森(153)
- 水兵与盲童..... 王健娃(163)
- 女子特警队..... 冷冶夫(171)
- 毛泽东(第5、8、12集).....刘致礼 汪 恒 崔屹平 陈葆芳
陈 晋 吴晓梅 张 民 褚家骅 华 越 冷冶夫
李安东..... (179)
- 中华之门(第4、8集)..... 李 荃(235)
- 东方时空(百期特别节目;9·24 特辑) ... 时 间 童 宁(263)

军事天地(第 36、44 期)···吴少华 张 华 张 伟 韩立功 陈大元 刘 凡 杨 跃 张召忠 朱荣昌····· (293)	
夕阳红(第 17 期) ·····李福成 温克建 解如光 齐青云 章景惠 (315)	
编后语·····	(327)

远在北京的家

陈晓卿 禹成明

镜头提示

解说词

(字幕)1992年2月冬

黎明时分，村庄远景，张菊芳家全景

张祖母走向镜头
农村田野

(字幕)

家住无为处
十年九不收
只要收一年
锅巴盖墙头
——民谣

张菊芳和妹妹

玩耍

张做家务

(字幕)正月十

1992年2月19日，是农历正月十六。新年的气氛还笼罩着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喜庆的鞭炮硝烟仍然没有散尽。

这天清晨，当许多人还在睡梦里的时候，在安徽省无为县赫店乡岗埠村，有一户人家起得特别早，全家人要为第一次离家去北京做保姆的张菊芳送行。

“天下保姆出安徽，安徽保姆出无为。”

无为以大量的劳务输出，更准确地说是以出保姆而闻名全国，尽管无为的粮食、棉花、油料、水产的产量都列在全国百强县之内，但由于地少人多，加上乡镇工业不发达，因此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外出做工。

张罗氏的孙女张菊芳今年16岁，去年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张菊芳在家行二，哥哥在三年前去上海打工，家中还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

张菊芳在家里也很能做活儿，插秧、割稻都行，还会烧饭洗衣服，所以母亲并不希望她外出，但菊芳本人很想去北京，想见见“世面”。

我们第一次到张菊芳家的时候正是小

五，张菊芳家
家宴

(字幕)张菊芳的
父亲张孝恒

(字幕)张菊芳的
母亲钱杨秀

(字幕)张菊芳的
祖母张罗氏
照相馆

谢素平家

(字幕) 谢素平，
23岁，初中文化，
福路乡福路村人
孪生兄弟玩耍

(字幕) 谢素平

年，在无为，有正月十五大于年的说法，加上第二天张菊芳又要离家，因此家中的气氛非常热烈。

“我作为孩子的爸爸来讲，三个孩子我都要他们念书，读到中学，能考得上去就考，考不上去就算了。”

“我的大孩子讲农忙的时候写信给我，我就回来帮家里做，我说不要你做。金琳和菊芳俩出去要好好的，挣点钱回来，不要想家。”

“不想家就好，我就怕她想家。”

送女儿出门是很隆重的，吃罢年饭，全家又来到村头的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像。

此时在无为的福路乡，另一户人家又在为即将赴京谋生的儿女们忙碌着。

这家的儿媳谢素平也将去北京做保姆，谢素平是河南新蔡人，她是在北京做工时认识现在的丈夫李继武后嫁到无为的，当时李也在北京做工。婚后，他们生有一对双胞胎，大的叫海航，小的叫宇航。

“就我现在的看法来说吧，我要是出去，还是以挣钱为目的，来养这个家吧。”

“就像我们这样的家，不靠我们怎么行呢？老的老，小的小，可以说像这样的房子村里还有许多，现在都90年代了，这样的房子在外面是不太容易见到了。”

(字幕)谢素平的
丈夫李继武

“在我们这儿种地啊，一个是土地多，种地是不怎么合算。比如吧，种一亩地挣不了钱，这儿种一亩地也不过一年收入几百元钱。”

“现在种一亩地除去提成算本钱，这么算很不合算。你一季种下来稻子卖的钱还不好把化肥本钱都算上。”

“你们出去后两个小孩怎么办呢？”

“爷爷、奶奶看着。”

“爷爷、奶奶看着，然后你们出去闯。”

“谁知道能闯出来个什么名堂呢？”

谢素平是全家的主心骨，家里都不想她走。第二天一早，在村口李继武的奶奶仍想挽留她。

(字幕)李继武的
祖母

“以后我们走了，两个孩子你多照顾着。”

“我在家，继武走你也走我当然要跑了。”

“就算我死了孩子也不让你带了。”

在奶奶看来，这个孙子媳妇是个心肠很硬的人。

在谢素平离家的同时，张菊芳的母亲也带着她走出了家门。春节刚过，勤劳的无为人就打点行装踏上了外出谋生的旅程。这天因为外出的人太多的缘故，县汽车站一天就发出了六班直驶北京的长途客车。

与张菊芳一同去北京的还有四位姑娘：

刘春花 16岁 小学三年级文化，赫店乡赫店村人

刘红春 15岁 小学四年级文化，与刘春花同村

早上离家的谢素平也坐了这班车。

张红芳，18岁，初中文化，赫店乡岗埠村人。

张母

毕竟是第一次离家，前来送行的张菊芳的母亲钱杨秀多少有些伤心，十多年前钱杨秀也在北京当过保姆，孩子长大了，按照无为人的习惯，总得让她们闯一闯。

汽车离站行驶在原野上

汽车的车轮把家乡慢慢地抛向远方，未来对于她们是一个无法想象的问号。

从张菊芳离家那一刻开始，本片摄制组也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拍摄历程。

汽车（叠）
火车

从无为到北京，大约1200公里的路程。坐汽车到合肥，再转乘火车到北京，这意味着张菊芳她们几个人要用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北京。

车厢内

“你们没到过北京，过去想象北京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姐姐对我说，北京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五位小保姆在北京火车站前保姆介绍所

张菊芳她们五个人经过长途旅行之后，还要到对于她们来说是另一个转乘点——北京三八家务服务总公司。

位于北京火车站西北角的这个公司是专门为客户介绍保姆的一个服务性机构。像过节一样，每天这里总是热热闹闹的。

雇主与保姆交谈

“看孩子我行。”

“我特别疼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刚会走路我就来了。”

“你家几口人？”

“我们家是四口之家，主要以干家务为主，没有小孩，天天就是做做饭，洗洗衣服。”

“几个人？”

“四个人。”

“那么你会做饭吗？”

“你家几口人呢？”

“三口，我住我婆婆家，春节期间找保姆特别难。”

“上班以后，就完全交给你了。”

“行！”

“你考虑一下，刚才我问了问 65 元行不行？如果你干得好，我们还会往上加的。”

“你们那儿给你多少钱？”

“那好吧，就这么说吧。”

“啊，65 元。”

张红芳签合同

（叠）

到家

刘春花签合同

（叠）

到雇主家

张签合同（叠）

到雇主家

雇主与保姆自愿谈好条件后，还要交上保证金和手续费，签好合同之后，才能算是雇佣关系的真正开始。

刘春花来到了画家郭慕熙的家里，这是一个艺术世家，一家两代人都从事艺术工作，刘春花的主要工作是烧饭，带孩子。

张红芳到了黄宁家，这是个四口之家，从

刘签合同（叠）
哄孩子

（字幕）郭争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
某部研究员
郭争平介绍家庭
情况

事的职业也与绘画有关，张红芳的工作是每天烧三顿饭。

刘红春的雇主李丽娟是位医护工作者，刘红春的工作是看护一个四个月的小孩。

谢素平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合适的雇主，她决定另找出路。

张菊芳来到了一位军人的家庭。

“家里现在比较乱，而且现在住房条件也不好，平时你住集体宿舍，就是送小孩上学，给家里做饭，打扫卫生。好吧，去看看煤气。关上煤气，先把火点着，点着以后，这个要往里按一下，按一下然后往这里一打，火就点着了，然后拧到头，这就关了。再试一遍，你自己试试看吧。先往里按一下，这就着了，然后就把它关了。你看关的时候慢慢关火就慢慢小，煮饭开了以后就用小火，大火炒菜，然后就把它关灭了。你试试看，我们冰箱是上下两层，上面是冷藏室，一般的東西都放在这里，像牛奶、鸡蛋、肉丝就放在这里。我们一般用微波炉热饭，用微波炉热饭很快，用起来很方便。其他的就没什么了，这是电视机、录像机。录像机你先别操作，电视机你没事可以看看。这是新来的姐姐。”

“你叫姐姐好。”

“姐姐好。”

“你告诉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海舟。”

“你问姐姐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张菊芳。”

“什么？”

“张菊芳。”

“上几年级了，告诉姐姐。”

“别缩头缩脑的。”

一切都是陌生的，就这样张菊芳在北京找到了一个落脚点——一个远在北京的家。

“这是应该的，你最近三天一直待在这里，这个钱给你。”

但是张菊芳在郭争平家只待了三天，郭争平不满意这位农村姑娘对家务劳动的陌生而辞退了她。张菊芳不得不回到三八家服务公司重新寻找雇主。

刘春花因为不适应北京的生活习惯，离开郭慕熙家，她决定返回无为老家。

“她要回去我也不勉强，因为她比较生，各方面都生，什么什么都不会呀，我得从头教她，她要是不想家，各方面都可以呢，也能凑合。她就说想家，尤其是闲着的时候，孩子呢不找她，怕生，好像她没有这个耐性，尤其是她不认字没有文化……”

与张菊芳、刘春花相比，刘红春显得幸运得多，到北京的第一个星期天，这家的爷爷带着她来到了伟大首都的心脏——天安门

(字幕) 北京·

1992年2月冬

张茫然四顾哭泣

(字幕) 三天后

郭辞退张

(字幕) 画家郭慕

熙——春花的用户

户

刘春花前往车站

踏上回家的列车

天安门广场刘红

春拍照

广场。

“照像过来开票，两小时取件。”

“交钱吧，七块。”

“好嘞！”

“看着这儿，别眨眼啊，抬点儿头，好，别眨眼，照了，别动了，看我这儿，好！”

“这怎么不……”

“晒太阳。”

“这是什么像啊？”

然而不久，刘红春突然离开李丽娟家。

采访李丽娟

(字幕) 李丽娟

——刘红春的用户

“开始的时候，她觉得在这儿特好，她觉得我和哥哥待她都很好，后来她打算走以后呢，她就说我要走我就回家。后来又考虑到她觉得她路费现在还不太多，空着手回家也不太好。后来呢，她又决定再找一家碰碰运气，试试看。”

保姆介绍所

刘红春

“那家爷爷不好，我的意思说不好，姐姐很好，我在她家一共干了我觉得就18天，她给我70块钱，她说这是一个月的。”

“爷爷、奶奶怎么不好？”

“爷爷、奶奶……现在这些话我不跟你们说。”

张红芳探亲

张红芳也得到了做保姆后的第一个假日。按照服务公司的规定，保姆一个月不少于两天的假期，放假的这天，她离开黄宁家，来到了也在北京做工的大伯家探亲。远离故乡能见到亲人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你给我和我姐合拍一张照片吧。”

保姆介绍所

在张红芳去大伯家探亲的同时，张菊芳已经独自在三八服务公司滞留了三天，这三天是她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三天，晚上她和许多命运相同的女孩子挤在一间大屋子里过夜，白天不停地和雇主讨价还价，或许正是这三天的经历让她体味到一个农村女孩独自闯天下的感受。

第三天张菊芳终于找到了新雇主——北京市税务学校的教师王义勇。

王义勇家

“这是我爱人，中央电视台的来采访。”

“快，快，请进！”

“快进来，进来坐。”

“放哪儿呢？”

“随便放，都没收拾，不好意思啊！”

王义勇的爱人叫魏英，是一个副食店的经理，就这样张菊芳在北京又找到了一个新家。

(字幕)北京·

1992年3月春

(字幕)15天后

黄家

半个月后，我们接到黄宁的电话，说张红芳不辞而别，当我们赶到黄家时，全家正为小阿姨的突然离去而忙碌着。

“我们同学跟我说的，说她嫌工资低，我说这第一个月我就想给她80元。说65元是试工期嘛，第一次嘛只能跟她这么谈，干得好呢，80元本来都无所谓的结果，还没怎么着呢，就跑了。”

(字幕)张红芳出

张红芳是我们追踪的几位无为少女中唯

走前我们拍摄的。
镜头

的一个城镇户口的孩子。她的母亲是上海下放的知青，张红芳到来之后立刻得到了黄家全家人的喜爱，主人给她的房间配备了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还买了许多玩具和化妆品，从事装裱工作的黄宁的父亲还打算把裱画的手艺传授给她，看得出，黄家全家都希望张红芳在这里长住下去。

黄母

“你看买的那个大娃娃，就是说她想她妹妹，后来她就说想你妹妹你就抱着这个，给她玩，有时候还带她出去玩玩。”

居民区远景飞
翔的鸽子

张红芳的突然出走使黄家措手不及，在留下的信中张红芳写道，没能在黄家呆长是她“18岁一生中唯一遗憾的事情。”她说她走后会重新回到校园，继续读书。

街景

北京，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现代化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人们无法再在家务劳动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在交通、餐饮等方面服务日趋丰富和完善之后，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了现代都市人们的迫切要求。

(字幕)北京市三
八家务劳动服务
公司

“北京现在是1020万人口的城市，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50万。同时呢，1991年咱们全年新生婴儿13.8万，按这么个情况来算的话，需要请人的量是相当之大。”

张先民总经理
张菊芳接王正放
学

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现在唯一能找到的只有张菊芳。

当我们再次见到张菊芳的时候，张菊芳已经和魏英家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王正相处

得非常融洽了。张菊芳的工作只是接送孩子和简单的家务。

(字幕)王义勇的
儿子王正

“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十五，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一六得六，二六十八，三六二十四”

“二六多少？”

“二六十八呀！”

“她说普通话你能听懂吗？”

“能！”

“她说话标准不标准！”

“不标准。”

“不是中国话。”

“你打算让她在这儿干时间长还是时间短？”

“那就看她自己了。”

“那你想呢？”

“我想干时间长。”

张菊芳终于习惯了自己的职业和她远在北京的家。

(字幕)北京
1992年3月春
(字幕)二个月后
……

不久，张菊芳又要和魏英解除劳务合同，不过这次起因是因为魏英的工作地点已经调到住家附近，自己就可以接送儿子上学。

“小芳到这儿有两个月了吧？”

“两个月了，到28号正好两个月。”

(字幕)张菊芳的
用户——魏英
商店经理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能自己料理家务事，自己来接孩子了，所以我想没有必要了。”

“是这个原因，不是说菊芳在这儿干得不

好?”

“没有别的原因，我觉得我的印象也是不错的，如果她要干得不好的话我就不会给她好多东西了，你看我给了她几件衣服。”

“还送了我一个大相册。”

和离开郭争平家相比，张菊芳这次离开魏英家显得自如，放松得多，半年以后张菊芳仍觉得在魏英家的日子是她在北京最愉快、最令她难忘的一段生活。

夏天，我们又一次从安徽来到北京，两个月过去了，那些小姑娘究竟怎么样了？

我们首先到了谢素平的住处

(字幕) 北京
1992年5月春

(字幕) 北京
1992年7月夏
列车

(字幕) 北京海淀
区老营房6号

“二大妈!”

“二大妈!”

“这有找你的。”

“找我的，什么事?”

“大妈，谢素平在您这儿住吗?”

“谁?”

“谢素平。”

“我们这没姓谢的。”

据我们从无为得到的消息，谢素平在北京郊区蓝靛厂老营房附近炸油条、卖菜，但当我们赶到她的住处时得知，她在一个月前搬走了。

“男的也不高。”

“是不是男的瘦瘦的？”

“对。”

“那就是了。”

“女的剪了一个齐耳短发。”

“跟您头发差不多。”

“对！对！”

我们又去找还在人家带孩子的张菊芳，凑巧张菊芳在我们到来前一个小时，刚与雇主一同去三八服务公司解除合同。

(字幕)张菊芳曾经服务过的一家

“她说今天退合同不知退了没有？”

“她那表哥给她找的是什么活？”

“包馄饨，她说100块钱一个月。我叫她别去，她说要去。”

“是不是钱多一点？”

“我说像这管吃、管住，在那又不管吃、管住100块钱还不如看小孩呢？她心想跟她表妹在一起还好，有伴儿。”

居民小院

费尽周折我们终于在西沙窝村的一所民房中找到了张菊芳，在此之前，张菊芳已经在一家早点铺炸了两天油条。

“长得这么胖啊，在哪住啊？”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出来的？”

“反正天数不多，一开始干得还好的，后来就不想干了。”

“你自己不想的？”

“我自己不想的。”

“不想在那呆了？”